

現代文庫第二輯

# 論共產主義

謝章  
幼  
偉  
異  
翁  
張  
文  
其  
灝  
昀  
著

華夏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現代文庫凡例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1 9265B

本文庫之性質爲中華百科全書之始基，將世界學術最新之知識，析爲數千題目，分請大學教授及各科專家執筆，內容注重精約，力求引人入勝，期於讀者極有裨益。現定每月刊行一輯，每輯十冊，每冊長約萬言，敬以富于權威之優良讀物貢獻于全國學校家庭機關團體及各圖書館。

華夏圖書出版公司敬啓

# 論共產主義

謝幼偉 翁文灝  
章 巽 張其昀

## 羅素評馬克斯

謝幼偉

馬克斯 (Karl Marx) 在哲學史上無地位，有之，當自現伏英哲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近著之「西洋哲學史」始。(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1945) 羅素此書，自哲學專家言，主觀色彩過濃，偏見過重，或非一種優良之哲學史，然自一般讀者言，行文筆流暢，深入淺出，能言人之所未言，見人之所未見，新意絡繹，最足啓發思想，引人入勝，不失爲一種傑構。普通哲學史家縱有論及馬克斯者，然決不爲馬氏專置一章，以論其說也。羅素不然。彼獨爲馬氏專闢一章，暢論其說。羅素在英美素有過激派之目。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時，彼曾因反戰而入獄。在英美守舊派眼中，彼固一左傾份子也。然自傾向蘇聯之馬列主義者言，彼則仍爲一頑固派，仍未完全擺脫其貴族階級之意識形態。彼爲右派所斥，亦爲左派所拒。美國天主教徒不歡迎之，蘇聯人士亦不歡迎之。如實以言，羅素思想與馬克斯有連誼，無可否認。置其純粹哲學不談，彼關於政治、社會、宗教、以及教育等問題之作，隨處皆可發現馬氏思想之流露。彼爲右派所斥，故即在此。唯其純粹哲學，即與馬氏背馳。彼不能接納馬氏之唯物辯證法，亦不能完全接納馬氏之經濟史觀。彼有其獨自主主之哲學主張。彼爲左派所拒，故即在此。惟自純正之自由主義者言，羅素即爲一典型人物。不論左派或右派，其所以攻擊羅氏者，均有偏激之嫌。吾人雖不必同情羅氏之哲學主張，然對於羅氏所以批評馬克斯者，即不能不同情之。本文

之作，在以羅氏近著哲學史爲主，及其十餘年前所著之「自由與組織」(Freedom versus Organization 1934)一書爲輔，而述其對馬氏哲學之批評。此二人思想之異同，不難由此而窺見一斑。以目前思想界之混亂，羅氏之說，或可有一種澄清作用也。

羅素近著「西洋哲學史」，其第二十七章，即爲專論馬克斯哲學之一章。羅氏之重視馬氏，此爲明證。羅氏認爲馬氏哲學，不易加以分類，亦即不易視彼爲哲學上之某一派。一方面。彼如英之霍斯慶(Thomas Hodgskin)然，乃哲學過激派(Philosophical Radicals)之一種，以理性主義爲根據，而反對浪漫派者，另一方面，彼又爲重振唯物論之一人。彼將唯物論加以一種新解釋，及使唯物論與人類歷史發生一種新聯繫。同時，從某一方面言，彼亦爲偉大系統之建立者之最後一人。彼乃黑格爾(Hegel)之繼承者。如黑氏然，彼相信人類進化可爲一種合理公式所總括、所說明。馬氏哲學與此三方面均有連誼，如重視其一，而忽略其他，即不足以窺見馬氏哲學之全貌。時人多僅視馬氏爲唯物論者，此在馬氏，雖不否認，然在羅氏，必認爲非真知馬氏者也。

馬克思之思想，有如英之邊沁(Bentham)與穆勒(James Mill)，與浪漫主義絕緣。彼以科學化爲目標。彼之經濟學，即自英國古典派之經濟學而來，唯將其動機加以改變。古典經濟學者，有意或無意間，以資本家之福利爲目的，而與地主及勞工之福利相對立。馬氏反之，力謀代表勞工階級之利益。馬氏幼年雖充滿革命熱情，然彼之熱情並不完全消滅其理智。彼之議論，永不訴諸超乎科學之直覺，而常欲訴諸證據，訴諸客觀事實。成功與否，雖有問題，馬氏意向，固如是也。

馬氏每自謂爲一唯物論者，然此非十八世紀唯物論之一種。馬氏之唯物論，因受黑格爾學說之

影響，自名爲『辯證的』(Dialectical)。此與傳統唯物論有重要之區別，而與現代所謂『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較爲接近。馬氏認爲傳統唯物論誤認感覺爲被動，因而將活動加諸於對象。此在馬氏，實不謂然。依馬氏見解，一切感覺或知覺，皆爲主體與客體間之一種交感。離開知覺者之活動之純粹客體或對象，僅爲一種粗糙之質料，而此質料在被知之歷程中則受改變焉。知識在被動靜觀之舊義上，乃一種不真實之抽象；而實際發生之歷程則爲處置事物之歷程。馬氏因曰：「客觀真理是否隸屬人類思維之問題，非一種理論問題，乃一種實踐問題。思維之真理，亦即實在與權力，必須在實踐上加以證明。與實踐分離之一種思維，其實在或非實在之爭論，實純粹經院派之問題。……哲學家會以各種不同之方式解釋宇宙，然真正之工作則在改變之」。 (見馬氏著「費爾巴哈論」Eugen Theses on Feuerbach)。

對上述馬氏言說，羅素加以解釋。羅氏認爲馬氏之意在否認一般哲人關於知識歷程之說。依一般哲人意，在求知之歷程中，知之對象不變，一切適應工作全爲知者一方面之工作。馬氏不以爲然。馬氏認爲主體與客體，知者與被知，均在繼續不斷之互相適應歷程中。馬氏名此種歷程爲『辯證的』，以其永不充分完成故。因而英國經驗派所謂感覺之實在必爲馬氏之說所否認。經驗派所謂感覺，馬氏或將名爲『察知』(Noticing)，以『察知』涵蘊活動。馬氏可謂吾人僅『察知』事物，而視『察知』爲動作歷程之一部。任何關於知識問題之理論，如忽視動作，即成爲一種謬誤之抽象。換言之，馬氏視知識爲主觀與客觀間互相適應之一種歷程，而此種歷程則以動作爲主要。動作之成功，即爲客觀真理之證明。在此一點，馬氏或爲美國實用論及工具主義之先驅。惟此種知識觀，馬氏本人並未加以重

視，故羅氏亦未直接加以批評。吾人因羅氏之反對實用論，自亦知羅氏必反對馬氏此種知識觀也。（關於對實用論之批評，讀者可參閱作者「實用論述評」一文，見「思想與時代」月刊四十五期。）

羅氏繼進而敘述馬氏之歷史哲學。彼謂馬氏之歷史哲學乃黑格爾哲學與英國經濟學之結合產品。如黑氏然，馬氏認為宇宙乃依照一種辯證公式而發展，而此種發展之動機力為何，則二人意見，完全相左。黑氏視此種發展之動機力為『精神』，所以促使人類歷史依照辯證階級而發展者，即為此種神祕性之『精神』。至『精神』何以必須經歷如是之階段，原因不明也。馬氏辯證法，除某種必然性外，則無此種性質。馬氏視宇宙發展之促動力為物質而非精神。所謂物質，又為特殊意義之物質，而非原子論者毫無人性之物質。因而馬氏之所謂促動力，實際乃人類對於物質之關係，而其最重要部份，則為人類之生產方式。換言之，在馬氏，促使人類歷史進展者，乃人類之生產方式。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之宗教、哲學、藝術及政治，悉為此種生產方法之結果。由是馬氏之唯物論，實際乃成為經濟學矣。

馬氏名其說為唯物史觀。此種唯物史觀，羅氏認為含有重要真理之成分，且自認彼之哲學史，即受此說之影響。唯馬氏此說，如其原狀，羅氏不能接受也。唯物史觀雖含真理，然決非真理之全。唯物史觀之應用有其限制。若視為毫無限制而應用之，即將造成莫大之錯誤。唯物史觀能解釋歷史上之某一方面，然決不能解釋歷史上之每一方面。經濟為歷史進展之一重要原因，然決非其唯一原因。依羅氏意，馬氏之錯誤有二：一為解釋歷史所必須注意之社會環境，政治與經濟有相同之地位。此等環境與權力有關，而財富則僅為權力之一種形式。二為當某一問題成為精細而專門時，則社會原因之解

釋，即大半不能應用。關於前一種錯誤，羅氏在所著『權力』(Power)及『自由與組織』等書上有較詳之批評，在哲學史上則略而不談。關於後一種錯誤，羅氏即從哲學史方面在此一書有較詳細之批評。茲先根據羅氏哲學史述馬氏之第二錯誤，然後根據『自由與組織』一書述馬氏之第一錯誤。

羅素認為如吾人以唯物史觀應用於哲學史，則唯物史觀所能說明者，為哲學上之一般趨勢，所不能說明者，則為哲學上之專門問題。以哲學上之一般趨勢言，吾人可謂在寬泛意義上，希臘哲學，自古代以迄亞里士多德，所表現者為適合城市國家之心態。斯多噶學派所表現者，則為適合一種世界性之專制主義之心態。中古經院派哲學則為教會組織之一種理知表達。近代哲學，自笛卡兒或洛克以降，所表現者，則含有商業上中等階級之偏見。至馬克斯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則為適合現代工業國家之哲學。此種解釋，自可視為真理。但涉及哲學上之專門問題時，則唯物史觀之解釋，即有問題。以哲學上之普遍問題(Problem of universals)而論，此一問題首先討論之者為柏拉圖，繼則亞里士多德，經院派哲人，英國經驗派，以及現代邏輯家，亦討論之。以上哲人之討論此一問題，所以影響其意見者，自有偏見存焉，無可否認。如柏拉圖為巴曼尼底斯及希臘宗教所影響，因而需要一永恆世界，不能相信無常現界之真實。亞里士多德較重經驗，故對日常世界無惡感。現代澈底經驗論者有與柏拉圖相反之偏見，憎惡超感覺世界，而力謀不相信之。但此種相反之偏見皆為恆常者，與社會組織僅有一種頗為遙遠之關聯。吾人極難據此即謂社會組織影響上述哲人之意見。有人謂『永恆之愛好』(Love of the Eternal)乃有閑階級，恃他人之勞力而生活者，之一種特徵。此可疑也。蓋愛好永恆之哲人，如伊壁特杜斯(Epictetus)，如賓斯挪沙(Spinoza)，皆非有閑階級之紳士。反之，愛好永恆，設

想有無爲之天國者，或爲工作厭倦，僅希望休息之工人。故若是之辯論，實爲無益。且進至普遍問題細節上之爭論時，雙方均能成立一種論證，而使對方承認爲正確。亞里士多德批評柏拉圖此一問題，有若干批評幾於善遍爲人所接受。近代哲人發展一種新技術，亦會解決此一問題上不少附屬問題。不久之將來，邏輯家或能確切對此一問題有共同之見解。試問此與社會組織有何關係？再以上帝存在之本體論證 (Ontological argument) 而論，此一論證首爲中世紀哲人安沁 (Anselm) 所創立，後爲多瑪斯，阿葵那斯 (Thomas Aquinas) 所拒絕，隨爲笛卡兒所接受，又爲康德所排斥，重爲黑格爾所建立。唯不論接受之或拒絕之，此皆純粹專門問題，而非品性或社會組織問題。社會組織決非接受或拒絕此一論證之原因。蓋拒絕此一論證不等於否認上帝之存在，否則，阿葵那斯決不拒絕之也。復以唯物論之問題而論，唯物論可有各種不同之意義，而馬氏本人即會更改其意義。唯物論真僞之爭，所以能延續不斷者，實由此一辭之界說不明。如此一辭之界說確定，則依某一界說，唯物論決定爲僞；依另一界說，雖無積極理由視唯物論爲真，而唯物論可以爲真；更依另一界說，可有贊同唯物論之理由，而理由却非圓成者。但此一切皆爲哲學上之專門問題，與社會組織絕無關係。可見欲以社會組織，以經濟結構，說明哲學上之專門問題，自爲幻想。總之，羅氏認爲傳統哲學乃由兩種極爲不同之原素構成：一爲科學或邏輯部分，一爲人類情感或興趣部分。前者不大受偏見或社會組織之影響，而有成立共同意見之可能。後者則意見紛歧，入主出奴，各有理由，而各無確證。馬氏唯物史觀所能應用者，僅爲哲學上之後一部。即此馬氏之說，仍非極成。緣所以決定此一部哲學者，尙有其他社會力，而非僅爲經濟力也。由是吾人可進而論及馬氏之第一錯誤。



羅素「自由與組織」一書，主旨即在否定馬氏之唯物史觀，否定經濟爲歷史進展之唯一原因。彼在是書序言上稱：「本書企圖追尋自一八一四至一九一四百年來政治變遷之主要原因。此等主要原因，余覺有三種：即經濟技術，政治理論，與重要人物。余不相信任何一種原因能被忽視，或能解釋爲其他原因之一種結果。非有某某傑出之發明家存在，則經濟技術不改變如所已改變者。民族性之信仰，與大部統治階級之主張民主，對歷史事件有重大影響，然此不能完全溯其原因於經濟也。英美過激派曾接受自由競爭爲進步之主要動力，此無疑以經濟爲主要理由，然此亦顯與新教主義有關聯。以故，經濟技術雖必須視爲十九世紀變遷之最重要原因，然不能視爲唯一原因；特別人類區分爲各民族之理由，更不能由經濟技術而加以解釋」。政治變化不能以經濟爲唯一原因，即其他變化亦不能以經濟爲唯一原因。歷史進展之原因至多，亦至複雜，決不能重視其一，而忽視其他。即以蘇俄革命之成功而論，羅氏認爲如無列甯此一人，則蘇俄革命亦未必能完成其所已完成者。因曰：「歷史能有各種不同之觀點。如吾人慎擇事實，則吾人能創造若干普遍公式，足以包括充足之根據，使吾人覺其爲適宜。不過度莊嚴，余可提議下列一種關於工業革命原因之不同理論：即工業主義之原因由於現代科學，現代科學由於迦利利奧，迦利利奧由於哥白尼，哥白尼由於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由於君士坦丁堡之陷落，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由於土耳其人之移居，土耳其人之移居由於中亞細亞之乾燥。故尋覓歷史原因之主要研究爲「水路學」。其所以譏諷馬氏者，實至明顯。必謂歷史變遷，僅由經濟。其他原因，不足重視，揆諸事實，固極錯誤者也。

馬氏之唯物史觀，羅氏雖不完全贊同，然尙認其說含有真理，亦即尙有可取處。唯馬氏自黑格爾

而得之辯證法，則羅氏認爲絕無可取。羅氏極不贊同黑氏之辯證法，此爲羅氏之偏見，吾人並不同情。然羅氏謂馬氏實不需要黑氏之辯證法。以馬氏之社會主義言，除去黑氏辯證法，當較爲有利。此則或較近真。蓋黑氏辯證法中正，反，合之進展對馬氏有興趣者，僅爲視封建社會爲正，資本主義爲反，而共產主義爲合（或否定之否定）之一組，外此皆非馬氏所關心。馬氏因見百年前英國工業社會之殘酷，認爲此種制度將由自由競爭發展成爲資本家之壟斷，而此種不公道事件勢必引起平民階級之反抗。彼因主張，在澈底工業化之社會內，私人資本主義之唯一代替，即爲土地與資本之國有。然此等言說，皆與哲學無關，殊無運用辯證法之必要。且辯證法上之樂觀主義，即歷史必向進步之途而趨，亦與馬氏之無神論不相容。緣此種宇宙進步之樂觀，唯有神論始能維持之。總之，羅氏認爲凡馬氏自黑裕爾而得之一切哲學成分，均不合科學，亦即無理由認之爲真。作爲一純粹哲學家言，馬氏有極嚴重之缺陷，以馬氏過重實際，過爲其時代問題所糾纏，自不能曠懷冥會，而窺見宇宙人生之真相也。

羅素與馬克斯同爲近百年來思想界之怪傑。以思想之影響力言，羅氏尙不如馬氏。以思想之正確而較不偏激言，羅氏自勝馬氏一籌。羅氏雖亦推崇馬氏，然對馬氏學說，則多不表示同情。羅氏所最不同情馬氏者，首爲辯證法，次爲唯物論，又次爲唯物史觀。至馬氏之政治與經濟主張則羅氏較有同情之表示，年來國人於馬氏之說，多不分皂白，非全部固拒，即全盤接受，毫無辨別簡料之力。學者中更多喜言唯物史觀者。雖哲學專家近亦有思以政治力量說明哲學，陷入馬氏相同之謬誤中而不自覺者。足徵國人思想自主，殊有問題。思想不自主，對外來學說，常盲目接納而不加以批判。目前思想

者之混亂，此爲主因。求如羅氏之眼光如炬，洞察纖微者，不可多得，此可哀也。今後我國思想界之出路，自必以思想自主爲前提。因述羅氏之所以批評馬氏者爲例，而冀國人注意焉。

## 美國及蘇聯兩種政治思想的衝突

翁文灝

中國政府及國民抱着精誠建國的信念，在長期抗戰克告勝利之後，召集代表，製定憲法，定期實行，其目的是要奠定民主政治的制度，達到長治久安的基礎。但是政治制度，導源於政治思想，思想不同，制度也因之而改變。不幸的是，在此次世界大戰之後，兩種根本不同的思想正在衝擊爭鬥，目前是一個「兩大相持」的局面，流波所激，中國自然受其威脅。願在我國憲政初創的時期，敘明二種政治思想的意義及其分別。

美國的思想，實在導源於歐洲，譬如英法瑞比荷意等國都在其中。就是納粹黨未當權以前的德國，未受蘇聯控制以前的捷克，正在努力支持的瑞典丹麥等國，也都在同一規轍中。現為措辭簡化起見，以美國作為代名。

在這種思想中，第一基本是人權，大家公認，每一個國民都有其思想及行動自由的天賦權利，這是神聖至上，不能被剝奪的。第二是民權，何謂民權呢？政府以及一切制度，都為全國國民的利益而設施，如有違反國民利益的，便沒有存在的理由。第三是國基，以國家的存在為全國國民生存發展必要的條件，必須種種努力保持鞏固，不能聽受任何損失。以上三點，是為近代政治思想的精義，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多少國家，屢次改革，爭鬥，都為達到此目的。

中國近代的政治思想，也全由此思想脫胎而出。本此思想，所以才推翻帝制，建立民國，打倒落伍的軍閥，政客，創造根據主義革命建國的政府，亦因此思想所以要全國國民投票選舉，建立尊重民

權的憲政。數十年來，雖然循序推進，但是效率實在太低，甚至於可以說不够，但大體說來，總的方向，確是希望向民主的大道推進。

蘇聯原由共產主義的革命推翻帝俄，建立了蘇維埃制度。蘇維埃主義的運用，在初期改革時，先以農工兵爲主體，打倒地主及一切資產階級。嗣復特重勞工與農民。等到資產階級已經消滅，新的經濟已有基礎之後，便發布憲法，名爲全民政治，亦自命爲世界最真實最澈底的民主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力圖擴展，與其他各國利害不同，與朝氣方新的美國，更如楚漢對峙。因之，政論家互相責難，更顯兩方面政治思想的截然不同，無法一致。

蘇聯方面的思想，不但見之報章雜誌的文字很多，而且重大政治家如同 Zhadanov 及 Molotov 等都會在正式會議席中聲言，美國及英法等國的政治，爲假裝的民主 (Pseudo democracy)，落伍的制度 (Out of date)，公開相責，毫無顧忌。這一點很可注意，由美國式的民主思想所產生的政府，其立法機關中必須多黨並存。當選較多之黨，可以因民選而執政，但當選較少的政黨，至少在立法機關之中，仍能保留少數黨的地位，監視多數黨的行動，發揮反對方面的見解，使全國國民能認清事理的真相。這種狀態，是美國式思想認爲民主制度必須具備的條件。蘇聯的憲政，在憲法上，雖沒有明文規定一黨專政，但在事實上，除了共產黨之外，確沒有任何其他政黨的參加。所以儘管鼓吹真正的民主，爲大眾爲集體的行動，實際上，蘇聯的政權，實在並沒有依法變更或各黨討論的可能。蘇聯的政治家對於此點，曾經辯護，說並不是不容許他黨，實因蘇聯的歷史，及蘇維埃政體，已使一切資產階級完全消滅了。這種說法，比之美式的民主，當然背道而馳。

因爲思想的出發點不同，更加重了美蘇兩方利益的衝突與鬥爭。表現最明顯的是去年九月間歐洲九國共產黨聯合新聞局（Cominform）成立時，所發表的那篇宣言。這個共產國際聯合機構的受蘇聯兩個要人 Zhdanov 及 Malinov 所推動，而由九國共產黨代表所共同組成。宣言內說：現在世界顯然分爲井然不同的兩方，一方是真正民主的蘇聯和意旨相同的其他各國，又一方是號稱民主實在富具侵略野心的帝國主義國家。此種國家以野心最大的美國做首領，英法等國亦跟着佔他國，動搖國際和平。所以爲維持正義起見，只有蘇聯和其他真正民主各國聯合起來，以抵制美國集團的侵略。這是一個多麼令人驚異的主張，但確是由歐洲共產團體所正式發表的宣言。

在美國方面當然引起反響。所以美國國務卿在國會討論經濟援歐方案的席上，因有議員詢問是否確有事實證明蘇聯決心反對美國援歐，國務卿馬歌爾（Marshall）即根據此等宣言，證明蘇聯意本蔑視其他國家的主權與獨立，而要無限制的收歸蘇聯的極端控制，所以蘇聯不願大戰受累的國家，因得美國物質援助而恢復繁榮，却正欲利用他們貧窮而紊亂的狀態，播散共產種子，造成蘇聯勢力。雙方意見，真是針鋒相對，毫不相容。

蘇聯的政治制度及思想，英美方面都名爲極權制（Totalitarian）與戰前意大利的法西斯及德國的納粹性質相同。並且認爲施行極權制的國家決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存在，而且因爲此種政治以少數權要的光榮與成績爲中心，勢必貪多無厭，成爲不斷向外擴展的侵略國家。因此認爲第二次大戰以後，世界未能真正和平，各國仍須發揮大量武裝，其中的主要的原因，實在蘇聯國內的政治不善，與對外的野心無盡。

在此兩大對峙的局面之下，中國的地位，介處其間，勢必受其影響，因而心理騷動，思想紛歧，地方紛亂，一方面中央政府本歷來實行憲政的方針，用美國式的方法還政於民，布法施政。另一方面，共產黨本蘇聯所傳的教義，以新民主主義相標榜，破壞已成的規模，脫離歷史的一環，烽烟四起，民不聊生。因美蘇思想的紛爭，促成中國政治的混亂，因果關係，實在非常顯明。

在此種局面之下，我國欲求政治的安定，必須靠恃心理的鎮定，和思想的澄清。蘇聯的積極建設迅速復興的精神，我們應該仿學，但他的政治思想及其制度，實是與衆不同，另成一格，既不是近代演化所得民主政治的正規，亦決不是中國此時所應走的途徑。中國建國大計要能高瞻遠矚，要看清歷史的動向，明察實際情形，才能安定取捨，確定應走的方向。方向既定，自當共同一致，挺步向前，決不可迷途致誤，亦不可歧途興悲。

## 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之衝突

章 巽

——一個英國工黨黨員的看法——

今日世界的思想戰爭中，一方面有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衝突，一方面又有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衝突。過去有許多人誤認爲共產主義者就是社會主義者；但最近東歐各國共產黨所發動組織的新共產國際情報局，却對於資本主義和各國的社會黨，同時加以攻擊；而蘇聯的廣播宣傳，也將英國工黨政府的領袖艾德禮和貝文，列入「人民公敵」的名單中。不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經濟哲學，都主一切生產的資源應歸公有，也都反對以利潤爲目的的私營工業制度。然則爲何彼此水火，至於今日之甚？

本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紐約時報雜誌，載有一文，作者爲英國工黨黨員威廉斯 (Francis Williams) 會任 The London Daily Herald 主筆，不久以前並曾任英首相艾德禮的社交顧問。該文對於上述問題，有所解答，茲特節譯如下。

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基本不同，由於：(一) 社會主義者相信，各種的社會變革，可以經由議會制度和民主的方法獲得，而且也應該經由議會制度和民主的方法獲得。這所謂民主兩字的意義，就是現時西歐和美國所公認的民主。(二) 相反地，共產主義則相信，各種社會的變革，其獲得的途徑，只能先求奪取權力，然後隨之以無產階級的獨裁。(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從歷史上說起來，共產主義盛行的地方，其傳統的政制都是一種專制政府；而社會主義發達的



國家、則傳統地存在着自由主義的議會制度，此種議會制度的基礎，就是選舉權的普及。

英國的社會主義，帶有英國的特性，很少受馬克斯哲學的影響，素來和共產主義之間存在着距離。歐洲大陸上的社會主義，其最初和共產主義同出一源，皆深受馬克斯和恩格爾的辯證唯物論之影響，而不同於英國社會主義之重視人道倫理觀念。但到後來，大陸上的社會主義，也漸和共產主義分道揚鑣；其原因，可從兩方面說明。

第一、是由於西歐和東歐政治史的發展不同。當馬克斯首倡階級鬥爭學說及社會主義運動初起之時，即使是最進步的國家，其選舉權也僅限於一甚小之集團。當時的歐陸社會主義信徒，不相信有政權的少數人士，會同意將選舉權擴大分配。因之他們並不重視議會制度的方法，而相信只有經由革命的鬥爭，纔能實現社會主義。可是後來西歐政治的實際發展，却證明上述這些早期社會主義者的觀察是錯誤的。因為十九世紀的後半期，西歐社會各階級都受自由思想之激盪，而大大擴展了人民的選舉權。只有在俄國及東歐大部分地方，纔沒有這種選舉權的擴展，依然受制於專制政府。此實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分裂之始。自由主義所繁殖的是自由主義，專制主義所繁殖的是專制主義，正如種瓜得瓜，種李得李，此後西歐的社會主義者乃漸成爲「演進的社會主義者」(Evolutionary Socialists)，東歐的社會主義者則漸成爲「革命的社會主義者」(Revolutionary Socialists)，即共產主義者。前者相信藉議會制度和憲政方法，可以擴大選舉權，實行社會和經濟的改革，以達於消滅階級之理想社會。後者則輕視漸進的社會改革，以爲這只是阻礙革命的陰謀，而主張藉暴力以達成目標。

第二、上述西歐社會主義者和東歐共產主義者中間的鴻溝，更因後來俄國革命及其他國家共產黨

的發展而擴大。共產黨素以工人階級的唯一代表者自居，實則當俄國布爾希維克革命時，共產黨僅為一極小的作亂團體，即使在革命後第三年，以一擁有一萬五千萬人口之俄國，其真正共產黨員不過六十萬人，此六十萬人中，又僅有七萬人（即百分之十二弱）為工業工人或真正的無產階級。在俄國以外，特別是在英美等議會制度民主政治發達的國家，絕大部分的工業工人也堅決拒絕與共產黨合流。因此之故，共產黨的行動，雖常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所不能同意，而共產黨則不惜自創一神話式的和理想化的無產階級，且自為之代表。這情形，就好像許多原始的宗教，根據其本身的想像來創造一個上帝一樣。共產黨所要求於其黨員，並且從黨員身上獲得的，是一種感情衝動的和非批判的信從。因此共產黨的政策，雖然可以不時轉變，前後矛盾，仍能獲得黨員盲目信從。這個神話式的無產階級上帝，和真正的男女工人是沒有實際關連的，故共產黨的行爲標準，亦與人道主義遠離；蓋其所代表者，並非和善的普通勞苦大眾，而是共產主義自己創造出來的充滿憤怒的無產階級上帝。為此上帝服務時，可以不擇手段，無論如何殘暴，皆所不計。共產主義既然認定革命是唯一的且不可避免的出路，所以反對以憲政方法達到政治的改革，也反對以談判和協定的方法來改善工人環境。且不惜製造仇恨和不安，以求早日實現革命，如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員的鼓動罷工，破壞治安，即其實例。即使在共產黨革命成功後，在理論上，依據馬克斯的解釋，無產階級的獨裁可以建立起來了，階級鬥爭可以停止了，也就不須要再有強大的政府了。但在實際上，共產黨既不能容許非無產階級有言論自由，且亦不能容許真正的無產階級有思想上的自由，去討論共產主義以外的東西，如社會民主主義等等。結果乃產生下列現象：在無產階級的獨裁之上，再加一個共產黨的獨裁。在此共產黨的獨裁之

下，工人階級絕不許再有其他政治組織。而此一共產黨的獨裁之本身，又聽命於一人數甚少的「參謀本部」，或更受命於一個最高領袖的獨裁。任何反共產黨的，或者非共產黨的黨派或團體，也就是「非民主」的，且必須加以撲滅。這一點，尤其和西歐的「演進的社會主義者」不同。西歐的社會主義者，贊同憲政方法和議會制度，是尊重並且保護反對黨或少數黨的權利的。

最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還有一點極重要的不同。共產主義者認為階級鬥爭是世界性的歷史必然發展，此項鬥爭，現已在俄國及東歐若干國家獲勝，而其他各國，亦應追隨發展。所以無論何國的共產黨員，皆不應對其本國或本族效忠，而應向「國際無產階級」效忠。這一觀念，現時在實際上正被俄國的統治者在利用着，以為發展俄國的利益之工具，至於西歐的社會主義者，則絕對反對上述觀念，認為各國國情不同，其人民所需要的利益亦不同，應該各自發展改進。

以上就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主要不同。在社會主義的思想及實力盛行於西歐的今日，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衝突益增其重要性。而且由於上述之說明，更可助我們了解為甚麼歐洲各國社會黨都熱烈歡迎馬歇爾的援歐計劃，認為此項計劃可以重建歐洲的經濟，並使受援各國可藉和平的憲政的道路，提高國民生活，改進社會環境。同時以上之說明，也可助我們了解為甚麼各國的共產黨要千方百計，來攻擊並破壞馬歇爾計劃。他們所最怕的，就是馬歇爾計劃的成功，將使歐洲的工人可以由非共產主義的方法獲得解放和滿足，勢必減低蘇俄領導世界革命的機會，而使歐洲的進步勢力，跟着社會主義的英國去發展。

## 史汀生論美蘇關係

張其昀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爲美國史汀生先生(Henry L. Stimson)八十壽辰，創刊於一九二二年秋季的「外務」雜誌(Foreign Affairs)又譯外交季刊亦適屆二十五週年紀念，特請史汀生撰文，載於紀念號(一九四七年十月)第一篇，題目是「對於美國人民的要求」。(The Challenge to Americans)史汀生爲塔虎脫總統任內的陸軍部長，胡佛總統命史氏爲國務卿，羅斯福總統時代重任爲陸軍部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史氏曾建議以武力對付日本之侵略政策，仗義執言，素爲中國之老友。第二次大戰發生，史氏翊贊中樞，動員全國，擊敗德國與日本，建立不朽之功勳。此次在「外務」雜誌的論文於縱論美蘇關係之後，特表示其信念，以爲今日之美國應以世界之自由與繁榮爲目標，供獻其無限之國力。「外務」雜誌是美國的權威刊物，學術地位甚高。我們對於這位老政治家的言論，應該刮目相看。此文雖爲美國人民說法，對於中國人民未始不是寶貴的箴言。

勝利與和平並非爲同義語，目前世界大部分地方不過是武裝休戰，若干地方已經公然開火，長治久安之道，甚爲渺茫。世界危機隨勝利而俱來，其中最大危機自是美蘇之失和。史氏回憶羅斯福總統屢次欲與蘇聯敦睦邦交，以善意對待蘇聯，並希望蘇聯亦能以善意對待美國。可惜在一九四五年春，羅斯福總統去世以前，蘇聯對美國已經表示不友好的態度。史氏對蘇聯人民忠勇作戰至爲贊佩，但謂目前掌握蘇聯政權的人物，認爲美國式的民治與自由，已臻日暮途窮之境，蘇聯作風正與之背道而馳。美國希望蘇聯成爲良友，這樣的擇交對於蘇聯是有利的，但至少在目前蘇聯認美國爲落伍，一意

孤行。世界各地的共產黨惟蘇聯馬首是瞻，且有變本加厲之勢。史氏以爲如果美國人不認識此種事實，以爲吾人對蘇聯友好，蘇聯便能對吾人友好，非自欺欺人，即愚不可及。這番話自是對華萊士一流人說的。

史氏自稱他的態度並非消極，更非反俄。只是要使蘇聯確實知道，自由與繁榮並非不可得而兼，在西方民治世界中兩者可兼而有之。美國人民應該反求諸己，致力生產。外交與內政形影相隨，有不可須臾離者。美國的繁榮繫於世界的繁榮，這句話誠然不錯。世界的經濟前途視乎美國的經濟前途，這句話一樣有理由。美國必須努力造成平時生產的新水準，懶惰徬徨和不負責任才是不可救藥的毛病。除非生產增加，否則增加工資和利潤都無從談起。美國還應當用這種精神把西歐等地，從失望饑餓和恐怖中趕快救出來。爲之愈速，所費愈少，成功愈大。自由需要容忍，在人性尊嚴原則之下，自由社會可有不同方式，不必都與美國一模一樣。美國果能自由與繁榮成於今世的現實，則共產主義不會成爲威脅，如其不能，不問有無共產主義，我們的文物制度最後必將歸於失敗。蘇聯領袖們注重現實，我們應該拿具體事實來答復他們，使他們深知非改變宗旨，即將喪失地位，這樣才有效果。否則若徒知盲目的反共，將使我們的努力付諸東流。

史氏以爲美國不能長此容忍蘇聯擴張政策的潮流，任意推進到因戰爭而造成的空虛地帶。美國必須表明自己決非擴張主義者。美國的責任在於援助被威脅的人民使其能援助自己。此事良非易易，需要勇敢而機動的政策，能幹而靈敏的實行。和平的建設非一國所能着手，戰爭的準備則一國可以決定。美國必須維持強大武力，使侵略者存有戒心，我們亦知俄人並不樂於作戰，不尙侵略的蘇聯對於

美國可以不必有所恐懼。美國爲首先利用原子能的國家，美國人負有神聖的任務，原子能應該使人類欣欣向榮，不應使人類自趨滅亡。在美國國境之內，尙有維護自由的自由，此點決不可等閒視之。如果畏首畏尾，敷衍塞責，或竟遺世獨立，隔岸觀火，戰爭恐將不可倖免。

世界政府的建立和原子能的控制，倘無蘇聯參加，固爲不可能之事。然目前聯合國已因否決權之頻頻使用，而陷於無能爲力。史氏以爲美國應傾其全力，以謀重振聯合國的權威。蘇聯如果不能開誠相與，倒不如顯明的揭反對的旗幟。聯合國開宗明義第一章，對於世界問題應有調查報告的權力，不能爲任何大國的否決權所否認。史氏深信美國有力量可解決世界重大問題，但不能採半推半就之態度，亦不能半途而廢。解決困難之道端在於理知與志願，國家的基本政策必須以國民的理解力爲後盾。美國對於世界應負無限責任，凡公私方案與政策，均應以世界爲背景。亞洲與歐洲的問題，即爲美國的問題。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孤立主義，務須歸於漸滅。今日美國之職分在於運用其無限國力爲世界之自由與繁榮而奮鬥。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現代文庫第二輯

論共產主義

定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匯費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謝幼偉 翁文灝  
章 巽 張其昀

編輯者 張其昀

發行人 徐 公 肅

發行所 華夏圖書出版公司  
上海九江路二一九號

印刷者 華夏圖書出版公司印刷廠  
上海丹陽路一四〇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9265B

現代文庫第二輯目錄

中國書法	聯合國	莎士比亞	羅素之西方文化論	歷史教育	社會科學概說	邏輯要義	新教育	唐詩選	論共產主義
陸維鈞	李浩	余坤珊	張其昀	李黎非	梁方仲	謝幼偉	王承緒	徐震堉	謝幼偉 章巽 翁文灝 張其昀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出版